

安慰剂

1979年8月3日，贺沃·彼特曼(Howard Pittman)，一位在浸信会35年的牧师，于手术台上接受外科手术期间，死了并且有一场濒临死亡的经历。天使们让他看第二层天和第三层天之后，他甚至被带到神的宝座前，从神那里，他被交付一个要向世界分享的信息。以下就是一篇从他的小册子「安慰剂」书中的摘录，那小册子有文件证明他奇异的濒死经历，你可以在一家汉米敦湖圣经营书房(the Lake Hamilton Bible Camp store) 购买到他的有声录音带和小册子。

前言

韦伯斯特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给「安慰剂(placebo)」这个字下定义为「给病人在心理上的安慰作用多过于对他实际病症之疗效所下的一种药方,或者是某种偏向哄慰的东西。」医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所被用来治疗我们的药物不过是一种安慰剂的话,那么它就不能产生效用了。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必须以为说,这是一种具有实际治病成分的药物,如果病人相信这个,那么这种治疗法在许多病症案件上是已经为众所周知能产生奇效的,不然的话病人也不会被这样地治疗。事实上,安慰剂的药物治疗一点都不关乎物质的本身,而是在乎这药剂在病人的想法里它是真的。为了使这种治疗方法能产生作用,医生一定要使病人信服这药物的功效。

我的朋友,我向你宣告,这正是今日大部份「嘴巴上宣称的」基督徒所使用的治疗法,而施与这种药物治疗的医生就是撒但他自己。他给与那「病人」一种包裹糖衣的宗教,一种肤浅的经验,并且将仅含部分真理的话悄声低语入他耳中,然后他告诉那病人说,它是真的,而且它就是那病人的一切所需。那「病人」已经将撒但所言的信以为真,相信这个,所以他继续嬉笑的对全部的人声称,他已经重生,他的得救是真的,而这个经历就是他的一切所需。撒但医生会允许他的「病人」持续到教会去,也会允许他参与任何的教会活动,像是唱歌、带领祷告、教儿童主日学,甚至讲道。他会允许那「病人」做各种各样与他「嘴巴上宣称的」宗教有关的陈述,甚至连耶稣的大能也允许他讲。是的,他会允许那「病人」去做一切和说一切,除了一项例外,那例外就是那个「病人」将不被允许去活出由他口中所告白的生命。

第五章：预备

在1978那年,我从纽奥良警察局退休了,并且和我的家人一起搬到一处位于密西西比州,有六十一英亩地的农场。刚好在1979年8月7号预定选举日的前几天,我突然被一场严重且不祥的疾病所缠住。在那悲剧之前的夜晚,我一如往常般地上床就寝...,次日早晨醒来,我感到些微地作呕,所以略过早餐,我的太太问我是否不吃了,我回答说我不得不赶紧去赴约,一些我希望他们会用贡献捐助支持我竞选警长的乡亲们与我有约,我并未察觉在那一天,神也已经与我定了一个约会。让我提醒您,圣经上说,人将会死是已命定的,没有预警地,我的命定来到了。像一道闪电般地,

在我体腔内的主要大动脉破裂了，引起极严重且突然的失血…，因此在半夜时他们把我送进加护病房，然后在接着的早上六点钟时，我又再度失去生命征象。那主任医生出了加护病房告诉我的妻子说：「它是某样别的。」他们送我进外科手术室，在那里他们又花了另外的七个小时在我身上。

〔为了篇幅简洁之故，一大部分彼特曼描述他在急诊室的经历，在此就不转述，全文请读他的书。〕

当医生们正在我身上动手术时的那段期间的某个时候，我苏醒过来并且领悟到我就要死了…，知道唯有神可以把我的生命还给我，也唯有神可以改变这个命定的死亡，我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祷告，我的祷告是求神允准我出现在祂的宝座前，并且请求神延长我肉体的生命。于任何的时间和地点，这样的祷告总是不寻常的，然而，这一切都是为神所计划，最终效力于祂的旨意，藉由圣灵，要做这样子祷告的想法慢慢输入我心里。

第七章：盛大的旅游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很令人难以置信，一些人发现要相信它很难。让我说明，一开始时我就知道在梦、异象和真实经历之间的不同，也让我指出，若是你不相信撒但和魔鬼是真实存在的个体，那么你真是大大地损害了你自己和神的国度，如果你不相信他是真的，那么你不能了解或甚至不能抵挡你的敌人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在我抗拒撒但的当刻，他就离开我逃走了。天使们此时在场，他们将我的灵魂从我的身体带走，当撒但诱惑我时这些天使一直在场，虽然我那时并不知道这个，因为我仍在肉身之中。那些天使并未尝试帮助我，直到我用我的自由意志抵挡撒但，那时我唯一的帮助是从圣灵而来，祂超自然的启示我，所听见的声音是属于撒但而不是来自神的，至于是否要听从那声音则是我的选择。

当那些天使将我的灵魂从我的身体举起时，他们立刻带我到第二层天。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进入第二层天而离开那个病房，就在那个我身体所在的同一室内，仅藉由通过一面空间次元的墙，我们进入了那里，它是一面肉体无法通过而唯有灵才可以通过的墙。

读者你若要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你必须明白灵魂如何从身体分离，为要知道这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是如何被造的。圣经陈述，我们人类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要理解这个，我们一定得知道神的所是，圣经声明，神有三样永不改变的事情：第一，神是个灵；第二，神是不可见的；第三，神是永恒不朽的。如果我们被造是有神的形象，那么我们是个灵，我们是不可见的，并且我们是永恒不朽的。因此，当我们照镜子时，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真我，我们只有看见那个身体，或是说那个我们所居住的瓦器。既然我们被造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那么若没有我们这地上的、物质的身体，我们都会是彼此的翻版，所以，我们被给与一个魂，来分别彼此，使我们成为个体。

在这世界上的动物也有一个魂，它们的魂和我们的魂，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魂是属于灵的，但它们的魂是属于肉体的。当它们的肉体死亡时，它们的魂也跟着消灭。当我们的身体死亡时，那

魂留下与灵在一起，当那灵从我的身体被举起时，我的魂与之一道去。我认为最简单之识别魂的方法，可以说，魂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在我离开身体的一整段时间，我的个人是仍然存在的，那就是，我保有我的性格，我保有全部我的机能，事实上，它们被大大地加强了。

我们穿过那面空间次元的墙进入到第二层天时，我发觉我自己处身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远远地不同于任何我曾想象过的事物。这个世界是一个被有如海沙那样大量的灵体所占据的地方，这些灵体是邪灵（魔鬼），或是堕落的天使，并且他们穿戴成千上万不同的形状和样式。即使那些长得相类似形状和样式的，藉由多变化的色彩，使他们显得大不相同。许许多多的邪灵穿上人的样式或形状，而很多是穿上类似我们现今世界所熟悉的动物的样式，其它的所穿上的样式和形状则太丑陋恐怖到不能想象，有一些的外形非常病态和令人厌恶，到一个地步，我几乎要呕吐。

当我一抵达进入第二层天的时候，我马上晓得，我必须往哪个方向，才能到达神所在的第三层天，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晓得那个的，但我就是晓得。我同时知道，如果我要使我的祷告蒙应允的话，我将一定得要出现在第三层天的父神面前。我意识到，我于圣灵的保护之下，正旅行在灵界里，而且那些护送我的天使，也同样是在圣灵的 protection 之下四处行动。天使需要圣灵的 protection，读者你似乎要以为怪，但请记住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第二层天。第二层天是撒但目前有他的宝座设立之地，撒但还未在地狱，虽然地狱是他最终的命运。

在那世界全部的灵，都察觉到我们的存在，也意识到圣灵的 protection 在我们之上。至于为何那样的 protection 是必需的，给你一个概念，让我提出一处圣经引证，撒但的能力在第二层天展现。但以理书第十章讲述，神差派祂的一位天使去传递一个信息给但以理，因为那信息是那么地重要，撒但绝不要它被送达。从神差派出去，在第三层天的天使，为了要联系上但以理，他不经过第二层天不行。撒但派出其中一位他的魔君，或说是他的魔君长，去拦阻那天使。那天使非得与之争战，但是无法独自完成，他不得不呼求援军。神必须派遣他的其中一位大君，或说是那天使长，去帮助那信差，而甚至这样，也要费上二十一天。那天使传递完信息后，他提醒但以理，以他天使的身分，他还必须经由第二层天的争战才能回去。

当我们在那个世界各处走动时，我感到极大的失望，因为我的护送者并没有带我往第三层天，神所在之地的方向而去。反倒，我们却往对面的方向前进，当我们在那个世界，从这一地到那一地移动时，我认识到许多有关邪灵的事情。

我在灵界的行事不同于我们在自然界的行事，例如，我们并不用口与耳来沟通，但确切地说，我们以思想相通。它像是发射我们的言词在思维的浪潮上，而以相同的方式接收回答。尽管我仍可以独自思想而不发射出去，但我发现，这样子实在无益，因为那些天使能读我的心思。

在那个世界，我可以听见不同的声音，但不是以我的耳来听，我用我的心来听，可是我仍然能够「听见」那些声音。当我们旅行时，我们通常以我所称「思想的速度」来旅行，当我们以「思想的速度」旅行时，并没有动作的感觉。天使会说我们要去哪里，而我们就在哪里。有些别的时候，当我们真不以那样的方式旅行时，我就非常察觉到旅行时的动作。当我意识得到动作的那些时候的其中一次，是当他们带我回到自然界，并且容许我看邪灵在这里的工作时，我们在此四处移动，有点像是飘浮在云上，然而，我还是有动作的感觉。

别把邪灵搞错了，因为他们可是非常真实的。圣经讲述有关邪灵的事多过于讲述天使的，路加福音 10:18 指出，邪灵是邪恶的。马可福音 5:8-9 表明，他们是如何的为数众多，而马太福音显示，他们是不洁净的。马太福音 12:21-30 声明，他们是在撒但的指挥之下，而马太福音 8:28 显明，他们可以附在人身上。

在邪灵的世界里，是有能力之分别的，很像是一种军队结构的系统，以等级和顺序来控制。某些邪灵有君王的封号，那经常是掌管封邑的邪灵。封邑是一方领土，一个区域，一块地方，或是那大到像一个国家一样，小到像一个人一样的团体。当撒但分派一件差事给一位魔君，那魔君就被给与权力，艾萨克但之名行动，而且运用任何必需或他可及的手段，来达成他的任务。

当我们出发第二层天的旅行时，天使们开始给我看邪灵的不同类型。每一个被显给我看的邪灵，他的外表象征着他的专门领域，而且我很快发现，在整个邪灵的世界里，没有那种「一般开业者」的事，他们就只有一个他们做得非常在行的专业领域。

第八章：邪灵

当每一类型的邪灵被指出给我，我迅速地发现一种社会顺序，或是阶级，存在于他们中间。那些在顺序之顶端的，显出有类似人的样式。当我们从顺序或阶级往下移，我见到邪灵的形状或样式看起来像半兽或半人。我见到邪灵穿着类似我们在这现今世界所知的动物的样式，我又见邪灵穿着的样式和形状，那么令人感到厌恶地病态，以致于你无法想象他们。

在那顺序之最顶端的是争战的邪灵，他们是撒但之「庄稼」的「奶油」。他们在第二层天到处游走，甚至在他的面前和在自然界任意而行。他们总是成群同行，从不落单。无论他们往何处去，其它所有的邪灵都让开他们的路。这些争战的邪灵，以人的样式被显露给我。除了他们是巨人外，他们看起来像人类，看来约有八英尺高，他们是粗壮和相当可观的被建造，有点像是巨大的运动员。全部争战的邪灵都被涂上青铜色，他们是巨大的青铜色战士，其它所有的邪灵似乎都受他们的支配。

第二种最强有力之类型的邪灵也是以人的样式揭露给我，而这些邪灵看起来像普通人。所有那些拥有这方领域之专业的，似乎都聚集一起在这指挥的第二顺位。在这个群体的首领，是那贪婪的邪灵，而被控制在这同一群体里的，是仇恨的、情欲的、纷争的、和一些其它的邪灵。

第三种最强有力和群体类型的邪灵，是以混杂的外形和样式显露给我。某一些有人类的样式，而同时其它的则有半人半兽的样式，其余的穿上像是动物的样式。这些邪灵拥有的技能是在黑暗魔术方面，像是巫术和其它相关的领域。在这个群体中间的还有恐惧的邪灵，和自我毁灭的邪灵，那些邪灵不但熟练于模仿死去之人的灵（交鬼），而且他们也擅长于向这个自然界以鬼魂的样子展现自己。

当我们往下来到第四种群体或顺序时，全部这个阶级的邪灵，以除了人以外的样式被显露。某些具有像是已知动物的样式，然而其它的则有不知名的样式。在这个群体中的是谋杀的、残暴的、虐待狂的、和其它有关大屠杀的邪灵。

当我们甚至更往下到这指挥系统之顺序的底层，所有的邪灵都被揭露出恐怖和病态的样式。有些是那么地令人感到厌恶，以致于他们的外表令人作呕。他们是多么地被他们的同伙所鄙视，所以他们总似乎是将他们自己潜伏起来，在第二层天时，甚至当在这个自然界时也如此，除非是与他们的职务有利害关系，他们绝不与其它的邪灵来往。

还有另一个邪灵的群体，是我能看，但却想不起多少他们的能力。它是特意地被拿走，因为我不被容许去认识或保留太多有关他们的记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阶级顺序在哪里，而他们的样式也没显给我，我不确定他们整个专业的领域，不过，我隐约地察觉到，他们的强大力量攀附人体。彷彿这个神秘的邪灵群体，不同运作于其它所有的邪灵，他们唯有在特殊个案和情况时被利用，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明白。如我所述的，我并不被准许去保留太多有关这个独特的邪灵群体在我的记忆里。我只被允许去保留那部份，此乃我正向你报告的，而这个，它的本身，是非常模糊的。

我同时也察觉到，这些独特的邪灵群体，比起任何其它的更难应付。看来是，他们巨大的力量是建立于他们保持匿名在人类中间运作的能耐上。在这个群体之中，是能够以癫痫的表现形式在人里面彰显他自己的那一个。我不确定，但我似乎想起，某些在其它群体的其它的邪灵，也是具有这模仿癫痫的能力。本质上，我真的不知道是否癫痫是邪灵引起的，但我真的非常鲜明地想起，他们可以在人类当中模仿这种疾病。

在这个第二层天旅行期间的某一时候，我观看邪灵在他们自己所属的群体之中，而我经历到一种极糟糕的感觉。它是一种不可抗力的、压迫的、且病态的感觉。在我进入第二层天之后，这种感觉短暂地临到我，而我纳闷是什么招致它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到天使能够读我的心思，因为我的护卫天使对我说：「那个你正纳闷的感觉，是因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爱的事实引起的。」那天使是对我说，在这个第二层天，连一丁点的爱都没有。哇！你可以想象那些全体的邪灵服侍一位他们所不爱的主子，而这主子管治着那些他所不爱的活物吗？比那个更糟的是，这些同伙们要一起工作到永永远远，而他们甚至一点也不爱彼此。

我开始思考我们这称为第一层天的自然界，若没有爱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神未曾引进祂的爱到这世界，那么我们将会活在一个没有爱的气氛中，就像第二层天一样。藉由神给予我们祂的爱，我们才能够回报那个爱，然后去爱彼此。你可以想象在你自己的家中或你的公司中，若完全缺乏爱，会像什么样子？

当我注意到那在邪灵之间没有爱的事实，我甚至更想知道有关他们的动机和热忱，是什么使他们那么辛苦工作呢？是什么使他们快速地实行命令？他们并不爱彼此，可是他们还这么迅速且那么热心地完成这些命令，在地上任何的军队组织若拥有这样忠心又顺从的雇员，大概会感到骄傲吧。我想知道他们的动机是否与那个等着他们的审判和判决有关系，似乎是自从多年前他们第一次在第三层天的反叛以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在他们的存在中已不能再谋反了。不管是什么动机驱使他们的，当他们轮翻表达他们的暴怒在人类上面时，看来那动机是胜过在他们里面真正的本质，

或许只因他们整个存在的唯一乐趣是给人类制造痛苦。尽管我被许可在他们中间行走并于他们工作时观看他们，许多事物并未被完整地向我解释，或使我弄清楚。某些我目睹全貌的事物，并不被准许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知道那邪灵的高层憎恶我的存在，且若非我在圣灵的保护之下，他们已经抗拒我了。其中一名争战的邪灵笔直向我走来，并怒视我的脸，但我不退缩，因为我并不害怕。我知道，他将不得不战斗的对象不是我，而却是祂，那位带我来的圣灵。那在中阶的邪灵似乎全然不理睬我，竟自过着他们的生活，就好像我并不在那儿。那些低下阶层的，好像表现得有点畏惧我，或是说畏惧那护卫我的天使，不过，那高阶的邪灵可没有惧怕我或是天使。

我的护送者告知我，他要给我看一个邪灵附身一个人的实际过程。在这旅行的这个点，通过那面分隔开第二层天和自然界之空间次元的墙，我被护送回去。当我们进入回到这个世界，我们是在那家我身体所在的同一医院，不过是在不同房间。那房间看来像是一个雇员的休息室，我看到一些桌子、椅子、装了食物的盘子、和一个年轻男子与一个年轻女子面对着彼此，在房间里有说有笑。很显然地，他们不能看见我也不能看见天使，然而我是那么地靠近他们，我几乎可以伸出手摸他们。我可以听见而且明白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以为他们是单独的，当他们说说笑笑时，他们没有察觉到那恐怖的家伙就站在他们中间。那个邪灵之形状和样式的外貌是那么地令人毛骨悚然，以致于我马上就认出他是从那堕落扭曲的底层群体来的。众天使、众邪灵、跟我的灵在那个房间里，都知道一切正在那发生的事。那些身在肉体里的，只有注意到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不能看见或听见我们。即使我们是回到了这个自然界，由于我们是在灵的状态，我们仍然用我们的思想交通。

我并不是真的很注意那两个人正在说的话，我的整个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邪灵的上。他是一个样子很恐怖的家伙，使我想一只过度胀大的、塞饱的、分泌黏液的绿色青蛙，他的外形和比例全都走样。他向上移动，缓慢进入那男子的脸，突然间，像烟一吹，就好像他通过了他的皮肤毛孔，他似乎消失不见到那男子的脸里了。当那邪灵已经进到那男子，天使们说：「现在事情成了。」那天使然后继续告诉我，这个男子被附是怎么回事。他述说，「那邪灵使他自己看来令人想要又有吸引力。」那天使接着向我指出，人类对他拥有的一切有主权意志，邪灵不能越过人的主权意志而出现。他同时向我指出，天使也不能越过人的主权意志而出现。神，祂自己，将不会违反那个意志。我们被造是按着神的形象，因此，我们被给与像神一样的主权意志，去选择我们命运的权利。我不被准许保留全部与这些字里行间一起所体认到的。

我依稀记得有另一个过程，藉由某种被给予的情况下，邪灵可以附身或被允许进入小孩。看起来好像那些来自那个神秘群体的邪灵，就是那些被允许做这事的。从我所记得有关这方面的事物，只有在最不寻常的情况下，这事才能发生。根据天使所告诉我的，整个邪灵在人类当中活动的案例，有大于 90% 是受限在那些超过或已可负责之年纪的人们内。在天使给我这串谈话的期间，他指出，所有神的孩子都被赋与大过一切邪灵的能力，并能够把他们赶逐出去，然而，这样的能力是奠定在那基督徒的信心上。唯有当那基督徒毫不怀疑地知道他正在做什么，方能行得通。有某些基督徒已领受了在这方面的特别恩赐，他们是已经明确地被圣灵呼召到一种释放工场的那些基督徒。并且几乎在每一个案例，那些被呼召到释回事工的基督徒，也同时领受了洞悉的恩赐。当某个基督徒在命令邪灵时，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他正在处理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邪灵。在那些罕见之孩童被附的案例中（不再那么罕见了，乡亲们…，一些今日被附的孩童是因为向仇敌敞开门），每一个案例都要花费特别的努力和属天的洞察力去释放他们，那样的案例被记载在圣经中的马太

福音 17: 14-21。所有的基督徒都潜在地具有那能力可以命令邪灵。

我的护送天使告诉我，他们要我去看邪灵在外面世界的活动。然后直接通过那面砖墙，我被护送到医院外面之城市的街上。当我观看在那自然界中人们一切的活动，我大为惊奇。他们竟自办着日常的事务，他们是完全地没有察觉到，他们正被那来自灵界的活物悄悄跟踪着。众邪灵以一切的外形和样式任意在人类之中行动，当我观看并感到恐怖于我所见的，我是全然地被惊呆了。

当我认识到邪灵不能够在一个人的生活中违反他们的意志而运作时，我也认识到天使同样不可以这么做。每一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一位守护天使，而且在那基督徒的生命完结之前，保守他可需要一整队的天使。我认识到那些守护天使为我们而战斗，但他们却不能够在我们的意志范围内作战，他们所做的争战有点像是在防护我们的「瞎」侧。他们与邪灵相对抗，是当邪灵在我们的意志范围之外出现不利于我们时。当邪灵通过我们自己的意志出现不利于我们时，他们不能够对抗邪灵。请记住，我们被造是按着神的形象，像神一样，我们具有一种主权意志。

我认识到，如果邪灵有必要的话，他们将会与天使争战，但他们宁可不那么做。他们发现通过那天使无法介入于我们自己的意志，来败坏我们，而不是越过我们的意志却必须与天使正面交锋，是要更容易和安全。因为如此，邪灵已经在欺骗的领域里发展出卓越的技巧，他们藉由欺骗和诡诈周旋于我们的生活中，并且使我们对他们的活动保持在完全没察觉的状态。

并非所有的邪灵都在第二层天的这事实，使我注意到，有一些很令人畏惧的邪灵，他们是被关锁在地狱里的，然而，撒但和他的邪灵军团并不是在地狱里，现今，他们也绝不想要待在那里。我不被准许深入研究地狱，也不被准许去看那被关锁的邪灵，我却知道那些会被关锁的邪灵是越过他们的权限了。

神以祂的智慧，容许撒但和他的邪灵，他们可以运作在某种的界限和范围内。那些主所建立的限制，他们不可以越过，然而，那些被关锁在地狱里的邪灵就是犯了这个。因为他们超出了那主所建立的限制规定，所以他们现在被关锁在地狱里。

圣经在多处指出这个事实，特别是在犹大书中。任何时候撒但要越过那些界限，他必须从神那里得着准许。以约伯的例子来说，他就被赐与许可。然而以彼得的例子来说，他就不被答应许可。唯有在获得这个特殊许可后，邪灵才被允准运作在那低于可负责之年龄的孩童。（我想补充说，一扇「合法的」门藉由某项罪或众罪被开启了，那首先就给了邪灵一份权利…）虽然我明白到，在某种情况下许可是被答应的，但是要提交什么样的情况类别给神以获准许可，我却并不清楚。无论如何，许可运作在那低于可负责之年龄的孩童，是罕有被答应的。（看看四周围，因为他获得许可，事情已经改变了，乡亲们，撒但的众门户已经被打开了…更多是通过父母。）大多数时候，撒但这个特别的许可是被拒绝的，但在这些末后的日子，我们可以预期一场实质上增加之邪灵的活动。不但只在成年人，连孩童也一样。这种在邪灵活动方面的增加，就是主在马可福音 13: 22 警告过我们的。当祂讲说那些假先知将要在末后的日子显神迹奇事，难以明白为何主会允许邪灵经由孩童运作…。

那些被关锁的邪灵，他们的行动并未获得许可，那样是违反由我们的主所建立的限制规定，他们

不合法的行为是记载于创世记 6: 2-5。因为他们并未获得许可，他们立时受到了惩罚。为魔鬼和他的邪灵所排定的具体惩处是在末日，并且记载于启示录 20: 1-3。如你所熟知的，火湖是被造来给魔鬼和他的邪灵作为他们永远的结局。

在这个世代，我们必须提防撒但之欺骗和试探的火箭，那些是在主的宽容旨意里被允许的。有一段时限是被主所设立，在那时限内邪灵可以运作，但是那期限还尚未满。身为基督徒，我们能够使他们被「捆绑」在耶稣的权柄之下，然而，这个不是永久的。我们无法将他们扔进地狱里，因为唯有神能够做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正确地教导那刚被释放者要持守于主的旨意里是非常重要的，以免他们又再变得受折磨。一个基督徒可以将邪灵从一个丧失者赶逐出去，不过除非那个人得救了且住在主的旨意里，将会有邪灵返回的可能性（请查看马太福音 12: 43-45）。

邪灵是真实的、独特的灵体，并且他们就是在今日世界里操控一切邪恶的家伙。当我在灵界里旅行经过城市的街道，并恐怖地观看那些邪灵干着他们败坏人们的差事时，这事被显明给我。

虽然人类是灵的活物，但是我们被限制在肉体内。今日激烈进行之巨大的属灵争战，是在那「人的心灵」，和那正在争夺为要控制和操纵我们这地上的、物质的身体，由撒但指挥之邪恶的「超自然力量」的中间。我们的灵凭信心和用我们的主权意志来作战；但邪灵与他的（堕落）天使却藉由欺骗、狡猾、和试探来作战。你一定不能弄错这场争战或是所需要的武器，因为圣经在这两方面是清楚且有力的。我真的看见那些邪灵为了控制人的身体而争夺。

或许在你看来，人类是大大地被那些灵物给制伏了，因为那些灵物能够看见并听见一切我们所想、所说、和所行的；然而我们却完全无法感知任何他们的行动。要跟一个你所看不见、听不见、且感觉不到的敌人作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只要你信靠主，你没有什么好怕的。有时候，甚至连那最强壮的基督徒也会怀疑他们的存在和行动，如此就使敌人感到容易些了。无论如何，人并非被丢下无法自卫的。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人，如同神，具有一种主权的意志，而且没有那人他自己的许可，没有灵可以违反那个意志。因为如此，这些邪灵已经发展出拿手的欺骗技巧。他们操作上的基本原则，就是尽可能使某种邪恶事物越令人想要、越漂亮、越不具威胁性越好，以便那正被引诱的人将降低他的防备，而接受任何那个正被利用来导致犯罪的事物。一旦有人被欺骗了，要继续那欺骗就变得较容易，就附身的情形来说，邪灵要继续他的控制也变得容易多了。

另一项人类所具有之强大的防卫是守护天使。守护天使并不是分派给全部的人类，而是只有给那些「得救和属于神的」子民。请记住，就像邪灵一样，守护天使不能违反任何人的意志，那就是为何大部份天使的行动，是在那人的主权意志范围之外，有节制的保护他。人最强大的武器，无论如何，是神的话。保罗描述，在我们的属灵争战中被使用的武器，他坚决认为是神的话（以弗所 6: 11-18）。虽然被这些活物在数量上庞大地超过（上万比一个），人为战役是被充分地装备的。因为一种主权意志、众守护天使、以及神的话，人具有更优越的防御，而且他的魂在战役中是比邪灵更加强有力。

因此，我对各位说 — 如果你对你的委身于打这场战役而且获胜是认真的，别惧怕！你的元帅、导师、医治者、和支持者 — 圣灵 — 将永不离开你也不丢弃你。

第九章：回家路上

当天使们认定我已经见识够了邪灵在这个自然界的工作，只藉由通过那面区分空间次元的墙，我被带回进入到第二层天。一旦回返到第二层天内部，我的护送者引导我往第三层天的方向，而我终于感到高兴。毕竟，这是我过去一直以来想去的地方。甚至到了这个阶段，我主要关心的仍然是我肉体的生命。

突然间，我来到了一个极漂亮的地方。我知道，我已经报告过第二层天是怎样地恐怖，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里发现任何漂亮的事物，是怎样地令人惊奇。神不容许我保留为何这地方是那么美的记忆，但我的确记得，那是我所曾看过的最美丽的地方。这地方看起来像是一座隧道、一条行道、一弯溪流、或有些像公路，四周皆有极光辉的明光照耀，并且被一种无形的防护罩完全地围绕着。我知道那个看不见的防护罩就是圣灵的保护。

走在这座隧道里，或是沿着这行道，或溪流、或无论是什么的，是那看来像是人类的。我问我的护送者，他们是谁，他告诉我，「他们是归家的众圣徒。」这些是那已去逝之基督徒的灵，他们在人间死了，而他们正往回家路上。这些圣徒的每一名，至少被一位守护天使陪同，而某些则有一整队的天使和他们同在。我想知道为何某些圣徒是只由一位天使陪同，而其它的却有许多个，当圣徒们行经那一切圣徒归家所必经的道路时，我正观看，瞧，这走廊是从人间通到第三层天，我发现，唯有「经授权的」灵被允许在隧道里，没有邪灵被许可在那里。

当我的护送者结束向我解释有关圣徒归家之旅，我动身要入那隧道，那天使阻止我并对我说，我们必须沿着那隧道旁边旅行，而非在它里面。于是我与之平行地旅行，但却是在外面，隧道里是圣徒所在之处。当我们在此沿着那隧道旁边旅行时，我们并不是以「思想的速度」移动，反而，我们像飘浮在云上一样地旅行。换句话说，那儿没有云，但是我们旅行的方式感觉好像我们是正在云上飘浮。

我一直都可以看见那些圣徒们在那隧道里沿路前进，他们是人类的样式和形状，然而我却看不出任何种族、年龄、或性别。他们全都穿着类似像两块布组成的衣服，有短上衣或衬衫和宽松长裤。衣服的颜色是柔和的淡彩色，其中一块衣服的布用浅蓝色，它的色彩浓度比其它块布更淡，那蓝色是那么地浅淡以致于几乎是白色了。我晓得这些我正在观看的圣徒们，尚未领受他们荣耀的身体，因为那个必须要直等到第一次的复活时。

起先我为不能被准许在隧道里和圣徒们一同旅行而感到失望，但是当我被告知，我们将要去他们正前往的同个地方，那失望被减轻了。毕竟，我知道，如果我的肉体生命将要被延长的话，我将必须出现在神的面前。甚至现在，我的肉体生命于我仍然是最重要的事。

当我们沿途旅行，我注意到那四围环绕我的邪灵正开始被丢在后头，众城门映入眼帘，而且越近那些城门，邪灵就落在越远的后面。当我们到达城门前面，虽然第三层天的众城门是朝向第二层天敞开的，却没有看见邪灵，没有邪灵能够近前来。天使不允许我进入，而要我驻足于众城门前

面，稍微到一边去，他指示我留在那儿并且观看那圣徒们被许可进到天堂。当那些圣徒们被许可进入天堂时，我注意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一次只准进去一名，不准两名同时进入那些城门。我想知道关于这事，但我却从未被解释。自从我返回后我时常研究关于这个，而现在我想我晓得为什么了。我相信这是一种称赞或是一种对个人的迎接致意，毕竟，那个个人用他自己的主权意志做了那选择。请记住，它曾被明确地向我指出，我们，如同永生神的形像，具有一种主权意志，经由这主权意志我们有那选择我们自己命运的权利。

当圣徒们被准许进入时，我在那里纳闷，为何我不被允许去做我来所要做的呢。我是那么等不及地要在神面前得着我的请求，以致于我错过了整个我所观看到的重点，这个重点是那样地重要，所以圣灵祂自己告诉我。我观看到有 50 名圣徒进入天堂，而我错失的重点是所牵涉的时间范围。那事被向我解明，那 50 名圣徒于人间去世的同时，有其它 1,950 人也一样死了；或说是从 2000 个里面只有 50 名成功进到天堂，而那其它的 1,950 位并不在那里。他们是在哪里呢？那是只有 2½ 个百分比进到天堂！若那样的话，今日这个世界上的人口有 97 又½ 个百分比的人，是没有准备好去迎见神的。我的朋友，令人感到悲哀的部分是，那正好是老底嘉教会时代在我们今日生活里的典型代表，当绝大多数上教堂的人是只有「教授的口」而不是「拥有者的心」时，我们现今是在这个老底嘉教会时代。

在开始时我陈述过，我将不会尝试去使任何人相信任何我所说的。无论如何，我想要提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13 章所说的撒种的比喻作为证据。如果你仔细地读这一章，你将注意到，在四个听见福音布道的人里面有两个人会拒绝，无论你怎么看那就是 75%。我正在讲的每四个当中的三个，是那些被劳烦去听福音的人，拒绝福音！关于这事令人感到悲哀的部分是，那压倒性的绝大多数拒绝福音的人，却不知道他们已经拒绝了福音！他们对撒但的谎言已经买了帐，而且已经被欺骗了。他们已经被引导去相信某样不是真理的事物，并且他们被撒但愚弄成为否决那福音！将那 75% 拒绝福音的人，与那些在这世界上不以听从那真理自居的人放在一起，而你得出那当今人口 97 又½ 压倒性的百分比。

当我沉思苦想这个事实时，我现在明白主对老底嘉类型之教会的厌恶，我也清楚地明白，在马太福音 7: 22-23 描述多少人将会站在那宝座前于审判时恳求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了许多极美好的工作吗？」只会使主对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第十章：猛然觉醒

我的护送者吩咐我站在众城门的一旁并提出我的案件，他向我保证，神将会听见并回答我的请求。当我站在众城门旁，那欢乐、愉快、和满足的感觉从天堂散发出来，我可以感受到它所产生的温暖，而当我站在那里为我的案件恳求时，我可以感受到那令人敬畏之神的能力。没有活物能够可能出现在祂的面前，当我甚至被一扇城门隔阻时，在外面还感受着这种可畏的力量、权能、和威严。起先我有一种惧怕的感觉，有几分当我打扰了别人时总是会产生内的疚感，在我的想象中，由于使祂离开了重要的事情，一个忙碌的神对我感到恼怒。然后，正当这种感觉突然地临到时，

它消失了。我接着在我的信念中寻得力量或胆量，因为我已经信实地服侍了神多年，对我来说，我相信我的这个请求将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

我大胆地来到宝座前，并开始使神记得我已经怎样地为祂活出爱心、敬拜、和牺牲的生命。我告诉祂我所已经完成的一切工作来提醒祂，我此刻是在麻烦之中，而唯有祂可以帮忙准许我肉体生命的一段延长。当我讲话的时候，神是全然地静默着，当我结束我的请求，祂回答我时，我听见神那真实、可听见的声音。

我所听见的声音不像那撒但之前在山谷里曾经利用来哄骗我的甜美声音。你可以把全部的暴风雨、火山、龙卷风、和飓风的响声放在一起，而他们决不能模仿我所听见的。祂嗓音的响声绝不似我先前曾谈到的甜美声音，甚至在那话语击中我之前，祂嗓音的响声从众城门之上临到我。当神继续告诉我，实际上我所过的是怎样子的生命，祂发怒的语气击打我的脸。祂告诉我实际上祂所认为的我，和甚至其它那些与我所行一样的人，是怎样子的。祂指出我的信仰是**死的**，因此我的工作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我所努力的是**徒劳**。祂告诉我那是一种令人可憎的事，因为我过那样的一种生活，然后还胆敢称它为一种敬拜的生命。此外，祂向那些如此行的说，他们是处于经历祂的永远之愤怒的危险之中。当神对付我时，祂向我显出祂的盛怒，请注意，这不是祂的永远之愤怒，祂说过，有些人将经历祂的永远之烈怒。

我不能相信祂这样地对我说话！我已经服侍祂好多年！我认为我度过一生讨祂喜悦的生活！当祂数点我的错处，我确定祂是把我跟别人弄混淆了。我连剩下一点移动的力气都没有，更不用提抗议，然而我自己的内心感到惊恐，祂决不是在说我！所有的这些年头，我认为我是为了神做那些工作的！现在祂却告诉我，我所做的那些事，不过是为我自己做的。即使当我讲道和见证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只不过是为我自己而已，好叫我的良心能够得安慰。在本质上，我首先的爱和第一的工作是为我自己，在**我的**需要和想要被应付与满足后，为了抚慰我的良心，我会开始去做主的工作，这个就使我的优先级出了问题且不能被接受，事实上，我已经变成我自己的假神了。

在祂的教导中祂明白的说，祂是一位忌妒的神，而且在祂面前将不能有别的神。神告诉我，在法利赛人时期祂不会接受这样的敬拜，在现今这种**老底嘉**教会时代祂当然也将不会认可。祂以言词和行动所能表达的坦白跟我说，为要使我们的工作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必须根据祂在**马太福音 6: 33**的命令来工作，该处经文有力地声明，「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神告诉我有关我的真实动机时，**马太福音 16: 24-25** 以及**路加福音 14: 26-33** 的经文向我变得好清晰。在**马太福音 16**章陈述，「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在**路加福音 14**章**26**节开始的经文叙述，「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在这同一章的**33**节，耶稣做了以下的声明，该声明是先前两部分之经文的基石：「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唯有如今当我是在这里祂的面前受责罚时，关于那两部分经文的真义才向我变得清晰明瞭。当神告诉我关于我真实的动机，我才第一次能明显地看见为何**我的工作**是死的。因为神正对我展现祂

的盛怒，我既不能站立也无法说话，当我完全像一块湿破布一样地横卧在那里于极度痛苦中扭动时，我里面没有余力。实在，那对我是侥幸的，因为这个不是神的永远之烈怒，只是一时的愤怒。无论如何，在此刻，我并不知道这个只是暂时的。

这事需要被说明，在神惩罚我期间的任何时候祂都没有说我是未得救的，祂也不曾说我的名字没有在羔羊的生命册里，祂根本从来不曾向我提及拯救，却唯独讲到有关透过我的生命所产生的工作。祂告诉我，我所过的生命型式对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当祂向我讲到我的无生命之工作时，祂指出有某些人是未得救的，可是却以为他们是得救的，这些人将要经历祂永远的烈怒。祂同时坦白跟我说，当审判的日子，祂的孩子们有其它一些，将要发现他们自己在我现在的景况里。这事启示我哥林多前书 3: 15 的真义，该经文声明，「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一开始我动身要进入第三层天时，那天使阻止我，在那时候他并未告诉我说不能进去，他只有说如果我进去的话，我就不能再出来了，而我将不得不留在那里，直等到神把我与祂一同带回来。请注意我做了那选择不要进入天堂，反而要我的肉体生命被恢复，在那特殊的时间点，我并未察觉我已经做了那样的选择，我以为我过去一直活在主的旨意里，而且我也没有想到未完成之工作的方面。我的选择完全是根基在自私的动机上。

当神的盛怒为了此生所谓的服侍而在我之上，没有言语能形容我所忍受的那种痛苦，极度的痛苦是超过了想象的范围，那我所感受到的痛悔自责产生出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类似于一种物质的重量压住我，或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压碎我。由于我的心思疯狂地竞速努力去领会理解，那当回想起每一个真实事件时主所告诉我的事物，我变得越来越虚弱。神对于过犯不留余地，而且那包括在我们心思意念里的任何事物。

这突如其来的事在它的巨大上是那样地势不可挡，以致我失去知觉，我的力量立时离我而去，正好像我是被闪电的霹雳击中一般。即使神愿停息且容许我表达异议，我大概已经没有能力说话。我完全一点发出任何声音或投射我的意见的力气也没有，在我的心思里，虽然我正不停地否认在我生命中的错误，但我却承认那我曾犯下众罪的事实，我的良心是睡着的但我的理智并不是。

慢慢地，那全部开始被我理解。记得圣经如何告诉我们不可有别的神在我们面前吗？我曾以为至高神是我生命唯一的神，但我却不是履行那经文的部分，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容让任何事物在主和我们的中间，（无论是任何什么可能的事物）它就变成我们的神。我领悟到我生活的每一天都只被专注于**我自己**！我的整个生命是全神贯注于**我的需要第一**，然后我才关心主想要的是什么。帮助教会、穷人、或任何其它事情的金钱是次要的，因为我是**我自己的神**。自然地，魔鬼感到满意于容许我保持在那样的状态里，因为只要我是在那样的状态里，我对于主和祂的国度是无用的。

我容许这种事发生因为我是真的冷漠于主的事情。要改变是太令人不舒服的，而我相信我能够以我所是的继续存在，没必要真正地**做**任何事（像是跟随主的命令，**否决**我自己和每日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祂。）为了这个原因，我的生命是浪费了，而且在主的眼底等于完全的一文不值。

我希望你明白我正在说的那事是什么，因为那事是这篇文章的整个重点。事实是我们必须证明我

们是真实的基督徒，藉由首先检视我们自己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行为背后的动机，然后悔改并再次委身我们自己于每日跟随主。当我决定去**优先**服侍祂，这个决定必须是跟随着行动，不然那将像我们首先不曾决定去优先服侍祂一样地没有用。

第十一章：我真正的父亲

当神对我责罚完了，像人关掉水龙头一样，那面谈突然地结束了。我不被允许继续逗留或甚至仔细思考神说的话，好似我是那在我自己里面没有力气的湿破布，天使们立即把我带离。彻底地被击溃了，我甚至不能集中思想。

经由第二层天，通过那面空间次元的墙，天使们把我带回到我身体躺卧的病房，一直到我抵达我的身体躺卧的病床之上时，我才恢复我的镇静。当我恢复了我的镇静，我激烈地抗议：「不！不！」我告诉天使们：「神并没回答我！祂并未对我的请求说是或否！拜托，哦，拜托，带我回去！」我跟天使们恳求。

神是有秩序的神，祂从不随便做任何事。既然所有的这整个经历是神所计划的，天使们就依从我的请求将我带回去。神温柔体贴地对待我，凭借祂伟大的**爱**，为要使我眼睛的鳞片脱除，祂知道什么对我是必需的。

在神向我显露祂的盛怒的时候，我认为这愤怒是令人害怕和痛苦的，我后来发现那痛苦比起那丧失者领受祂的永远之烈怒时所将要经历的是不算什么。

在回去第三层天的途中时候，我极度兴奋地试着去想出一个合逻辑的理由或合法的根据，藉此为我的案件辩护。神已经告诉过我，我的生命是一场失败，因此，我不能够提出我过去的生活作为我意图去服侍祂的证明，不知怎么的，希西家的想法在我的脑海。当神派人传信息给他，要他留遗命与他的家，他就哭泣并祷告，而神就垂听，神延长他的生命十五年。我从我关于他的研究想起来，希西家是那种与我相似类型之「虔诚的强健老人」，我记得他怎样地在他的内心具有好的意图，但他又怎样地在诠释他的那些意图于日常生活时有了麻烦。因为这个看来也是在我生命中我同样有的麻烦，我断定神依据希西家心中的意图对待他。因为这个假定，我推断出这个理由将会是我恳求的根据。

我一抵达回到第三层天前面，立即被带去那处我之前祈求我的案件时的同个地方，这次一点也不那么大胆了，我记得先前神的愤怒如何地击倒我在地，尽管如此，我求问过神的恩惠，而神尚未回答我，不管祂的答案会是什么，我再次胆怯地开始恳求我的案件。

这次神没有击倒我，但让我讲话。神没有在愤怒中与我谈话，但开始以怜悯的语气回答我。在那谈话全部结束之前，神在悲伤中说话。

藉由引用经文来向神展开我的恳求，我开始对他讲述关于希西家的一切。我跟神说，我理解希西

家是那种「虔诚的强健老人」类型，他内心的意图是洁净的，但他似乎是无法诠释他的那些意图于日常生活中。瞧我，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且在所有祂的天地万物中是最微小的，正与这位伟大又令人敬畏之创造一切的神交换谈话。

我说：「父亲，如果你将同意这个请求，我向你承诺，我下一次会做得更好。」

主如此地回答我：「贺沃·彼特曼，你之前已经承诺过了。」神不须再说话。你看，所有在我过去整个生命中我曾向圣洁的神所做过的承诺，它们没有一个保持无损的。不晓得怎的，以某种方式，我把它们全都弄砸了。再无话可说，我词已穷，无地自容，我双膝跪倒在祂的面前，对于我自己的判刑，所有我能说的只是「阿们」。我知道，在那时刻如果神要把我放逐到地狱的坑中，对于我自己的判决，那大概是只能说「阿们」了。

于那时刻，神没有要求公义，但却向我显出怜悯。那鳞片从我的眼睛脱除，我的灵魂突然被充满亮光，那强有力、令人敬畏、全然烈焰的神现在不是明显的，在那宝座上与我打交道的是我真正的父亲。神不再是一位有距离的神，而是一位真正、纯粹的父亲。祂是我真实的父亲和我最好的朋友的这个领悟，在我生命中第一次临到我。我曾与我的身生父亲一起享有的那美好的关系，以及我们彼此共同分享的那美妙的爱，突然地被带进我心，却是放大了一千倍，因为我此刻是与我真正的父亲在一起，那位爱我那样多的神，以致于祂丢下祂所有的万事物来处理我，这个浪子。

在我生命中的第一次，于我心灵的眼睛，我看见神的真正所是。我第一次遇见神以神真实所是的，我真正的父亲，我至好的朋友。当神是谁的那领悟淹没我的灵魂，巨大又痛苦的忧伤同时降临。当我认识到经由不顺服，我伤了我的父亲，忧伤来临。这种领悟和忧伤产生了真实的痛苦，那种真实的痛苦不只是一种罪恶感，却是类似于那种当一个人承受身体的伤害时，在肉体上会经验到的真实的痛楚。在这时候，神开始用忧伤对付我，而祂的语调不再表同情，反而，那是纯粹忧伤的声音。我突然了解到，神也是感到伤痛，神感到伤痛因为我正在伤痛。以一位真实和公义的神如神所是的，神必须允许我遭受那痛楚，且神不能够将那痛楚从我举起。虽然神不得不容许我承受那苦楚，神却不容许我独自忍受。至高神，至尊荣，万物的主宰，全所有的父不愿让我独自受苦。

到这时候，我突然领悟到，我的肉体生命毕竟不是那么重要，现在我真正感到关心的是，我父亲想要的是什么。突然间，祂的心愿变成我生命的第一件事，而我的肉体生命不再是重要的。就是这时候，神还给我肉体的生命。唯有当我到达一个地步，我的生命对我来说不具任何意义，神才把它归还给我。现在那个浪子已经归家，父亲终于可以谈谈了，神可以告诉我，我旅行到天堂是全为了关于神有一个信息，神要我去告诉地上的人们。

第十二章：警醒！

我现在为你一点一点的重复，这整整五点，神给我去向这今日世界传递的信息。

第一点：给那些称他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我们生活这样的世代，这是老底嘉教会时代。绝大部分所谓的基督徒，事实上，是过着一种受欺骗的生活，他们谈论耶稣且上教堂，但却没有活出那生命。他们宣称是基督徒，可是却活得像那魔鬼。他们从撒但那儿买了这滔天大谎，这家伙告诉他们，他们是没问题的。他告诉他们，星期天上教堂并在周间参加服侍，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其余的时间而言，他们将尽他们生命一切的可能去争取。就他们的基督徒生命而言，他们相信他们是舒适且无所需的，因此，如果算是基督徒的话，他们只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第二点：撒但是个人的魔鬼。

第三点：对全世界来说，这是挪亚的第二天。如那时候在挪亚的日子，所以那人子将要来的日子也将如是。人们不关心挪亚所说的，也不相信任何事情将会改变。人类能够从地平在线看见暴风雨，但却不相信雨水是逼在眼前的。请注意这密切的相似处，人类可以看见末后日子的一切兆头，人类却不相信任何事情将会改变。他不相信我们的主即将来临，并且他不预备与神相会。

第四点：给那些宣称是基督徒的，他们应该是基督在地上的大使。一个人不能有任何真实的见证或能力在他的生命中，除非那人在所有的时间，每天 24 小时，一个礼拜七天，活出他的基督徒信心。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一个人必须活出那生命，而不仅只谈论它。光用你的嘴唇而不用你的心荣耀祂，是不可接受的。那些领受了教导、传讲或任何领导者角色之职务的人，有许多责任要交代。

第五点：神现今是在招募一支军队的过程中，用这支军队，神将再次震动这个旧世界。藉由通过祂的战士们运作，神将创造重大的奇迹，那将震动在今日这世界所谓的宗教组织已建立的等级制度。这些神现在正招募的战士们将要展示神的能力，比那在五旬节时代的门徒所行的还要更伟大的程度。如今这征招已经热切地开始了，因为神即将通过祂的军队执行那重大的奇迹，那是在圣经中神承诺过我们，神将要行的。施洗约翰带来了以利亚的灵到这世界上，而他甚至不知道他具有那以利亚的灵。约翰否认这事，但耶稣承认他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那灵的目的是要给那即将到来的主修直道路。

「那阿拉法和俄梅戛，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源，因为一位不过是人间的孩子感到伤痛，祂也同感到伤痛。哦，什么样的爱啊！什么样的同情心！那是多么远地超乎不过是一个世上的人所能明白的任何程度。哦，仅仅一名、微小、无足轻重的凡尘孩子，于那伟大的神却竟是那样宝贝。」 —
贺沃·彼特曼(Howard Pittman)